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新

文辭類纂卷二十三

贈序類三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王益吾送王夔石尚書序

光緒十四年夏。仁和王公奉命再巡撫湖南。維時腐瘕盛作。人多死喪。寇橫于鄉。比戶夜驚。訛言朋興。衆志皇皇。疆吏飭勅旅嚴守望。謀所以安輯之。彈力瘁心。民用滋勞。公至。禱于神。疫良已。申警之令。不下。淡若无事。譽民所疾苦。陰與推移。平其政令。而劑其牧宰。民乃大和。公政有成。甫踰歲。上擢公總督雲貴。方公之來。吏慶于公。士忭于庠。商賈驩于市。焚香道迎。十里不絕。咸謂唯公是活我。及茲命下。則相與咨嗟太息。怨公來遲。而弁我疾也。長沙王先謙告于衆曰。吾楚人。德公而願公。且毋它往。人情則朕矣。朕吾以為公之治吾楚也。令行如春。而化時若雨。

今夫天有四時。无恆會之理也。今夫雨。雲興而合。崇朝而止。衆觀于楚。盈畦滿。決渠汨。耕夫饁。相與慰勞。以為吾筋力少甦矣。而或反致憾于造物之猶有吝。毋乃不知者類乎。今天子眷念邊陲。審顧擇帥。不他人屬。而特命公。其域與湖南居。腹裏易為理者。輕重縣絕。上意確狀至明也。公德澤不可以一隅究。吾楚安得而私之。衆曰。公之昔蒞楚而之朝也。冀且復至。邇自今。其无望于公之惠我乎。先謙曰。吾觀公之為治。即之溫狀。視人皆可恣。當之聲狀。而各得其理。探之淵狀。不見涯際。充乎邁世之才。而不自矜為才。灼乎燭物之明。而不過用其明。其立心行事。猶將胞民而與物。以天下為量者也。湖南乃公恩誼聯屬之地。雖去位。公曷為忘之。且公嘗入參樞密。以親老乞退。家居而拜命。期月而遷秩。帝眷之隆。莫與倫比。股肱喉舌。繫惟公。

是寄數年后邊事大定。南服无驚。天子將以郢文端之位。過待公行。一政于公咨詢。命一吏于公可否。吾楚人邀福于公。方未有父。而豈繫一時之去留哉。衆曰善。遂記其語為敘。用韓退之送嶺南節度使鄭尚書所為詩來字均者。作詩二章。八均以贈。既尉公南行之思。且祝公報政。歸朝之速。猶唐世士大夫之志云。

王益吾贈楊性農先生重宴鹿鳴序

光緒十七年辛卯。直省舉行鄉試。武陵楊性農先生。于其年九月望日。循例重赴鹿鳴之宴。鄉人以為榮。于預宴次日。會飲致賀。薦紳先生咸集于庭。酒酣。余揚解而語曰。公等亦知先生之榮與衆異乎。夫科目者。自人榮之。而非人之所以為榮也。先生年二十六。領鄉荐。踰四十。成進士。入詞館。顧不樂仕宦。既改部

曹假歸不出。此非浮云富貴者而能狀乎。先生之舉于鄉也。所
攷擯不存。主司授遺焉。得先生及左文襄公。吳南屏先生三人。
大喜過望。其后左公用勛業。羅先生與吳先生。古文之李。為海
內宗。而吳先生以一第終老。視先生資望足以晉取者。固殊。故
世尤高先生志節。以為不可及。吾見世人之于科名。其未得之
也。終日營營于帖括文字。以求合有司程式。既得之。則搏心一
志于利達之場。窮老而不知返。揚然以為榮。而旁執視者。
不啻鵠雛之于腐鼠。其于得失之數。視先生何如也。先生于科
名。雖夷然不以介意。而冥冥者引其年以彌長。而俾之躬與盛
典。一似位置文人有歟。優者蓋天榮之矣。非夫人之自矜為榮
者比也。狀則吾鄉人崇敬先生。而惟狀引為邦國之光。不亦宜
乎。余自幼慕先生名。以不獲見為恨。歲乙酉。先生因重游潁水。

至會城。余適以艱歸。修謁先生。索余聯語為贈。今復從鄉先生
后街。杯志慶。與有榮施。更十七年。先生且百餘齡。恭逢重燕瓊
林大典。吾今日一堂之人。凡健在者。莫不鳩杖龐眉。更當帥先
舉觴為先生壽。即以余文為左券可也。

王益吾楊雲橋先生八十壽序

湘水自長沙縣北流。又九十里過喬口。水經注所謂高口戍也。
高口水徑其戍南。上鼻水自鼻洲上口首受。湘西入焉。謂之上
鼻浦。其口謂之上鼻口。溯浦十餘里。今俗云水磯口。蓋上鼻口
音轉而訛也。吾邑楊雲橋先生之居在焉。其地背丘面壑。具林
泉之勝。遠望湖光與天若一。雲帆沙鳥。鼉夕異態。余與先生之
子商農孝廉。嘗自荊陵同舟浮沅江入資水。至其家流連馮眺。
信宿迺去。蓋楊氏自先生之曾祖長湖公以上。代有陰德。以耕

讀起家。其祖湘川公。父執父公。皆列膠庠。重仁襲誼。鄉里稱善士。族衆聚居二百餘年。資饒而丁多。邑稱水磯口揚家。道光中。稍衰落矣。執夫公有子三人。先生其長也。刻厲于李。顧累困場屋。性豁達。錢穀出入。略不較量。里中豪猾覬覦之。務售其欺。先生不為意。久而家四壁立。泰狀亡所。九怨布袍敝履。吟風不輟。平生所媿。削于某甲某乙。未嘗道其姓名。人翕狀推為忠厚長者。或更嫻笑之。及見先生教子以正。與商農之所以娛親心。承家學。又咸言其。后必大也。商農既連試春官不第。先生且老矣。不欲商農遠離。商農亦思得微祿養親。光緒元年六月。以大挑教職。選授新化教諭。明年。以前在甘肅。候選援例。加同知銜。恭逢覃恩。請于朝。誥封先生奉政大夫。迎致李署。三年十二月。先生壽辰。同李諸君子。謀餽以祝而走。

書乞余言。顧念兩家世好。余與高農二十年。誼許與之深。不敢以不文而遂。嗟也。夫平陂往復之理。盡人知之。乃至自處。則有不能平者。先生呂忠宅心。呂礼束己。其泰也。无隆。之氣。而其約也。无戚。之容。獨携子潛心誨論。自闕于清遠閒淡之鄉。誠不料其右之如何。而蒼。者。報以元宗之子。又予大年以享其子之榮。為問當日某甲某乙。今尚有存焉者乎。然右知先生見明處。當安時命。而致天和。高出尋常。萬。也。余嘗見鄉邑之間。或其家祖父田宅豐厚。相襲累代。不見科第及產之減。則有子孫名業光顯者出焉。以為人事之變。而不知天衢之常也。高農素行敦竺。吾邑識與不識。皆知其為端人。而惜其不早達。狀以先生家世積累。與高農之年之季。必不止是。今之官。呂來本先生所以為教者。以教其季之人。新化人士。皆尊其名而服其

惠先生見之。其為榮慶何如。豈有異于奉與而前道者邪。使商
農遂已。燕宦他方。還定省于其親。壽辰弗能躬祝。父嗟行役。于
訝陟岵。又孰與衣糗奉觴。拜跪鄰菑。苟知吾商農亦不以彼而
易此也。先生自少遠老无疾。行年八十。辨色即起。躬親巨細。終
日未嘗倦卧。須髯甚美。齒牙要脚如後生。古稱山澤之臞。能外
形骸。怡致壽命者。殆无以過。余攷通志。長沙縣城北門外有雲
母石。服之長生。嘗從而求之。不可得。先生僅得之與。

劉保真送怡養源歸涇陽序

丁亥四月。既居瞻園之南偏。先疏麟一月至者。涇陽怡先生養
源。東居中山王樓下。乍見。問武進民生勤惰。物產之豐。瞻風俗
之醜。與薄。必窮其隱。乃已。竊以為士大夫工訓接。握手輒作溫
語。喝。勞長塗疾苦。若故舊十年別。既乃交談其才之美。抵掌

騰咲華屋。變。欲動。而先生所問者。顧出此哉。毓麟五月歸武進。葬先人。再至。已十月。夜。分就先生語。天寒。熾炭面坐。酒既執。則先生飲。且語。今慶陽府。猷存宋時。堅寨。不可搖。南山五郎關。據巉。岳。為孝誼廳門戶。關失。而孝義。可以卷石下。商州居萬嶺之窟。武關扼其隘。寔絡十二聯城之右臂。且飲。指從衡畫口。幾流沫。權益赤。樓外雪積。地尺无。則又言。同治間。寧縣駱文忠督四川。石達開。分銳掠南川。出竟趨貴州桐梓。西走仁懷。復南趾敘永。西北詭馳興文。珙慶符。高。東。遂。臨。長。甯。旋分犯建昌。綦江。烽燿相望。百千里。川南吏民。謹。怨。文。忠。擁。符。不。掇。但。撒。故。滇督劉。請。臣。防。綦。南。何。勝。必。蕭。慶。高。防。叙。南。唐。友。耕。防。大。渡。江。胡中和。防。嘉定。已達開。出甯遠。臨入。指打地。土司。領。承。恩。執。以。獻。吏民。又。服。文。忠。用。兵。有。先。見。不。為。賊。動。時。宵。柝。四。作。先。生。猶。規。

陳川南與陰可抗。駢戮大渡降賊狀。縋々不欲竟。戊子二月。毓
慶再因疾歸武進。凡四閱月。來江甯。則先生亦自浙沂流還。益
為毓慶言。嘉興杭州之間。土著孱不振。楚民攘臂輟粗其地。睚
眦拔刀起鬥。呼嘯十百應。隱患洵々伏肘亦。而吳淞口漲沙。既
濬。歐默諸州鉄艦。可塞潮駛入。我礮臺形勢全失。江陰小石灣
形勢得矣。而北岸鎬聞沙砲台。虛縣亡寄。敵至亦有瑕可蹈。又
言杭州者。特湖山佳勝耳。若控帶蒼雄。主客力爭。以為強弱。固
江寧也。先生足跡半天下。所之必縱覽形勢。然後徐究其民生
物產風俗。以觀此邦之治亂。而綜覈之于古。其為志。曷嘗須臾
忘經世哉。今忽邑々歸涇陽。夫豈有所激。轉而慕灌園治產之
樂哉。先生則曰不然。吾仍將出關。東走漳沁。浮長淮。絕江。登北
固之顛。南探鄧尉。望太湖七十二峯。更西策匡廬。泛彭蠡。益沂

漢。汚。入。丹。水。叩。荆。紫。關。而。歸。商。南。他。日。能。待。我。于。瞻。園。更。与。子。言。游。乎。已。北。走。燕。西。摩。晉。蜀。之。險。東。下。洛。南。入。吳。越。髮。鬢。欲。白。烏。乎。先。生。負。經。世。懷。歸。而。再。出。必。以。其。所。得。施。之。於。世。而。尚。与。毓。麟。斷。言。遊。也。

賀松坡送袁叔和入都序

魁。閼。倣。儻。非。常。之。材。无。異。行。偉。節。以。發。其。氣。則。往。旁。濫。而。橫。決。燕。趙。之。際。其。俗。懷。穀。而。耆。利。叩。撫。府。掇。致。耽。寸。布。銖。金。悖。魂。怵。心。舉。賈。人。嬖。女。臧。獲。之。業。攝。而。身。兼。凡。人。生。所。有。事。苟。損。吾。有。痛。絕。之。蓄。深。臧。牢。終。其。身。以。至。其。子。孫。不。忍。發。能。此。者。咸。美。所。為。謂。之。儉。勤。謂。之。老。成。其。聰。明。才。俊。之。士。屏。棄。經。史。百。氏。一。不。稽。風。夷。而。角。牙。頓。而。鐔。銳。筋。膠。準。鈎。韃。縮。鏃。彫。从。事。應。科。目。文。字。以。求。合。公。卿。翰。林。司。當。世。文。柄。號。傳。宗。匠。者。所。謂。程。

度能者謂之才。為而數焉。謂之學。挾所學。責報有司。謂之志士。
裴君叔和。固所謂魁閎倣儻非常之才者也。志雄氣威。抑而遏
之。恭然奔命。曹好之所在。若有物焉。障其間。終古不能合并。茫
无所向。乃頽然自放。于聲色酒食。酣嬉劇歡。恣意所欲。為而向
之。儉勤老成。有才志學之士。相与排擯。而非笑之。其感者則強
聒以己。所謂長既激于不能反。乃益決情潰欲。若縱不繫之舟
于巨壑。旋轉飄蕩。而不知所止也。烏乎。吾所以惜叔和而益之
以悲也。叔和之父。仕京朝二十年。所交多鉅人長德。其勛光文
曜。足以矜表后輩。叔和誠弃其故而从之游。將如離湫隘而居
閭閻。去傳舍而反其鄉也。其處而安之。雖有力而強。莫能易一
物而奪其所好。又何聲色酒食之足汨其志哉。雖然。叔和既生
齟於時。今又取詫聞而駭睹者。挾以還。是稅載龜之車馬。而奏

樂鷄之鐘鼓也。里之排賓而非笑之者。不乃茲甚邪。其然。吾不復能為叔和解矣。

賀松坡送勞厚庵先生序

濤少不聰敏。不通曉世事。而耆尚與人殊。眾注聽而耽視。不以際耳目。反離之。眾弃如脫。莫之知達。又趨而驚之。齒齷齪。戾動。鼓憎疾。長益習為于世無用之文。志瘡高而道瘡狹。兀行于處。四顧而亡所適。聞京師多博才通李。乃攷取國子監李正。居京師。冀薰濡于師友。以自廣大。而所謂博才通學。又聞其多在公卿貴人。位卑力執。不足以扳接。久之无所遇。乃改就州縣李官。蓋將遁咄潛景。甘寂寞。終身以竟其李。而无幾于人之我知也。及來大名。而桐鄉勞厚庵先生以同知筦河務。適在郡。先生与吾舅交好。數見其畢札。而竊好其文詞。積思二十年。而獲見於

此與語輒避之。質呂所業而不吾斥也。自是每有述造。輒就權
是非。先生亦降其齒德與交。未二年而通永道撤。先生至通。欲
挽而留之。不尋也。夫以養亡比。飲之行。治學世莫為之學。退
處辟左之地。過平生眼膺積二十年而不獲一見。既見而遂好
我之人。而忽然舍我而它適。則其望懇。冀其堅我之志。宏
我之見。以尉后此獨李亡朋之苦也。何如哉。先生遂于礼于國
朝徐氏秦氏所纂礼書。治之尤勤。以謂役駟萬物。裁劑事變。釋
此而莫由。其于文章。則如木水之本原。如商販之居次。敘而築
堂室者。鞏其基也。每相見。必以相語。殷然若有厚望于濤。授
盲者以兵。蒙瞽者以甲。使之疾趨亟門。而督之奏功。其不能勝
亦明矣。雖狀濤之志。此有年矣。自今以往。擇其可入者治之。采
博稽富。无漫羨而不貫。肌折縷治。无鉤鉤以碎道。其留味不明。

邕關不通。欲施其力而莫由者。則仍以啓盲走躡之權。屬之先生。先生勿以弃我而去而舍而不顧。則幸矣。

賀松坡送范肯堂序

濤始學文于桐城吳先生。及武昌張先生北來。復命往受法。時吳先生為冀州。而張先生弟子通州范君肯堂以聘來。濤亦自大名教諭調守冀李。因主其書院講席。始與范君交。蓋通之為州。江海所匯。形勝冠東南。君生長其間。恣山水之好。又遠客四方。以博其趣。故其文恢譎怪肆。不可測量。濤既屬于才。獨殊。馬抱師所傳。而足迹所極。并四達而不踰千里。輒用自憾。而壯君之所為。君亦以是相勗。七月初吉。君將南旋。次其道所由。自津沽浮海南至滬。又泛海而北。絕江而抵通。既拜其親。應試于金陵。逆婦于江右。聞張先生且南歸。則又溯江而上。謁師于武

昌不半載走江海萬里。凡吳楚勝地。古人所窮探極賞。更千百
年而號為名蹟者。一經所欲游。以咸昌其文。壽既不能勉。从君
言。則唯冀君之速歸。讀其文。訊所經涉。以駭旺睹。而恢拓志量。
斯不翅从君游焉。君与南中故舊。選奇逐勝。尚羊而酣嬉。思北
方友人。有滯迹辟左。形拘景繫。如君詩所謂甕坐而釜游者。亦
未必不笑且憐之。而亟圖北來。以尉其意也。

賀松坡送張先生序

經詞質。詩獨爛然。而華楚人既侈其體。以為賦。而賈誼司馬相
如枚乘楊雄班固張衡之倫。用以荐功風時。抒懷懷。狀物變。益
瑰放詭怪。而不可窮。承效者多。沿用為體。其弊也。扈蕪而纖偽。
唐韓愈氏急起而持之。汰繇抑浮。一歸于樸。羣天下學者。唯韓
之從。自漢沆唐曠數百年。而文章始復於古。習傳之既久。或孤